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四回 黃叔陽五路伏兵 孫伯齡一旗破法

話說李叢臨陣抵敵，道秦猛不該下山多事，枉來送命。秦猛大怒道：「好匹夫，你仗著你的個子高大，擅發大言，我看你不過是個替人家出力，做了一個開路鬼的。諒你有何本事，敢來與我見陣。」李叢聞言大怒，性發如雷，邁開腳力，就往上刺。手中刀比電閃還快，對著秦猛頂門就砍。老道用棒磕開，急架忙迎。二人搭上手，大戰起來。戰了三十餘合，李叢詐敗，拖刀而去。秦猛一見，大笑不止：「好大漢，卻不耐戰。你會走，我偏不會趕？」言罷，便催豹追趕上來。李叢回頭看見，心中大喜。揭起戰袍，取出一件兵器，名為百鍊錘，托在掌中，把紫絨繩遞上，見秦猛來得切近，回手一錘打去。道人正趕之間，忽見一道寒光，從頭上飛來，說聲不好，把頭一低，伏在金錢豹上，他的背梁錘骨，四平八穩，竟是一個攔腰的架子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秦猛背上著了一錘，打得秦猛在豹上連晃兩晃，險些栽下騎來，抱鞍吐血而逃。李叢收回暗器，放開追風腿，如飛快趕秦猛。秦猛見李叢看看趕上，心中自思：「我雖然著傷，法寶現在，還未有施展，何不與他一個利害，一則顯我玄門妙用，二則掩了三軍的耳目，三則敗中取勝，有何不可。」想罷，向豹皮囊中取出一塊五光神石，回頭見李叢來得不遠，遂發手打去，正中李叢的面門，打得火星亂冒，一陣昏迷。若說第二個人挨這一石，必然腦漿迸出，不死也難以走動了。李叢著這一石，疼痛難當，邁開長腿，敗回營中。秦道人也收回神石，騎豹回進營去了。且說李叢，敗進青紗帳，怪聲喊叫：「不好了，被人家打壞了，師父你來瞧瞧。」孫贖舉目一看，只見打得滿臉腫的紅紫，眼內重傷。便問：「為何被人打得這般光景？」李叢遂將發錘打敗道人，追趕下去，未曾提防，被他手發一石打傷，細說一遍。孫贖道：「無害。」就叫：「蒯文通賢姪過來。」為何孫贖叫蒯文通是姪兒呢，這蒯文通是金眼毛遂的弟子，毛遂與他八拜之交，結為兄弟，是以與孫贖有叔姪之稱。當下孫贖道：「文通，你把我的丹藥，取出一丸，用陰陽水研開，與李叢搽在臉上。」文通答應，用丸藥搽上，即時腫退傷消，復還原舊，李叢叩謝而退。那時孫贖見李叢戰敗，心中悶悶不樂。他是個未卜先知，豈不知黃叔陽下山，只為這五難未滿。何為五難：假裝風魔，受別足之苦，一難；章何鬥智，被龐涓用針頭七箭法，七箭鎖咽喉，二難；絕席陣，第三難；陰陽陣，第四難。黃叔陽擺下這五行金砂誅仙陣，第五難。也是孫贖命中所招，不敢逆天而行。

不言孫贖將息愁煩，且說秦始皇，在寶頂黃羅帳上擺設筵宴，與朱、秦二道人賀功。次日，始皇升帳，王翳上帳奏道：「啟吾主，臣傷已愈，今日臨陣討戰，務要拿孫贖，以報一撈之仇。」說猶未完，黃叔陽上前，口稱「殿西侯，此時你不必臨陣，貧道下山，未見寸功，待貧道今日出去，把這別夫拿來，交與殿西侯，斬殺留存，任憑施展。」王翳連忙稱謝：「借仗祖師法力，與弟子報這一撈之恨，不忘厚恩之報。」始皇暗喜，拱手道：「真人既要臨敵，要用多少人馬？」黃叔陽道：「只三千人馬，足供貧道調遣了。」始皇傳旨，調三千人馬，與黃真人聽用。叔陽接了聖旨，轉下大帳，升坐中軍。口稱「元帥，請你領兵五百，在東埋伏。殿西侯領兵五百，在西埋伏。趙將軍請你領兵五百，在南埋伏。王將軍，請你領兵五百，在北埋伏。金國師，請你領兵五百，在中央埋伏。貧道今日與孫贖會戰，若能得勝，你們催動人馬，亂踏他的大營。我若敗了，他一定追趕我，你等也催動人馬去踏他的大營，只教他首尾不能相顧，管取一戰成功。」金子陵與章邯、王翳、趙高、王賁等，一齊應聲，領兵分頭埋伏去了。

黃叔陽辭了始皇，領五百人馬，與朱、秦二位道人，跨上腳力，手提茶條杖，衝出營去。吩咐展旗放炮，前往燕營討戰。只聽得三聲炮響，簇擁而來。至燕營，用條杖一指，喝道：「轅門軍校聽著，今有秦國請的藥藍山三洞真人，前來會敵，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答話。」藍旗不敢遲延，飛報青紗帳。孫贖暗想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也是事不由己，還須提防他為妙。遂拔令箭一支，即命孫燕，李叢、展能、展力，展勝五將，各領兵離營五里，四面埋伏，聽雷響為號，往中營殺來，圍住秦兵，殺他一個片甲不留。眾將領計，分頭埋伏去了。孫贖抖抖袍袖，拿道靈符，叫聲「文通賢姪，你領我這道靈符，離營五里，向高埠之處，見秦兵到我大隊，你把這道符燒了。聽得空中雷響，回營保守大隊。」文通領令去了。孫贖遂下了青紗帳，把豆青袍抖一抖，帶束一束，架拐騎牛，率領馬珍、解進等八位門徒，五百家將，出離了大隊。一聲大炮，開了營門。黃叔陽聽了大炮響，仰首觀看。只見兩桿引仙旗，分開左右。一隊軍兵，簇擁著八位大漢出營，兩邊分開站立，個個都是雄威剋越，頂盔束甲，穿紅著綠，掛紫披藍，十分雄勇。又一聲大炮，隨後出來一桿纛旗，被風擺開。只見上有斗大的金字，是「南郡王」三字。旗角下顯出一支盤角青牛，牛背上坐著一位仙人，正是孫贖。黃叔陽看畢，心中暗道：「怪不得這別夫名聞天下，果是行兵有法，與眾不同。」便用茶條杖一指，大叫：「別夫，你往那裡走，貧道在此久等多時了。還不下騎，與貧道叩頭麼。」孫贖笑道：「原來是師叔到來，我燕人六根不全，難以行全禮，望祈見諒。」叔陽怒道：「好孽障，人說別夫多詐，今日果然奸巧不過。我在你營門討戰，你營旗牌豈不報與你知道。你豈不知我在此討戰，竟敢率領眾將，耀武揚威，響炮出營，想是要與我對敵，如今還敢巧言掩護。你若是知時務，快去奏知昭王，早納降表，萬事全休，少若遲延，我只教你目下傾生，你仔細想來。」孫贖聞言，冷笑道：「師叔少發癡言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你在藥藍山修真，何苦聽信讒言，下山與我燕人動手。俗語云『當場不讓父，舉手不留情』。」叔陽大怒道：「好孽障，誰要你讓。」催開梅花鹿，舉起茶條杖，照頭就打過來。

孫贖舉拐架開，忙陪笑道：「師叔住手，我燕人在師叔跟前，並無得罪之處。想燕人一家，父兄四口，俱被王翳所害，我的姪兒孫燕，奉祖母命，上天台山苦苦的求我下山，我不得已才下山來。想師叔你若有父兄之仇，可報不報？我如今亦不說報舉家之仇，只求把父兄的屍靈安葬，老母公主貴人平安，秦國講和天下，我就轉回天台，不戀紅塵了。我想，師叔你竟了本的人，愛憐慈悲之心，也是有的。你看看，師姪與王翳，有殺父深仇，你不肯下山，又不能幫姪伸冤報仇，反在陣前與我會戰。師叔你想想，誰是誰非。若是動手，顯見得沒了情義了。」叔陽道：「好孽障，你說的俱是私己之語，豈不知秦王併吞六國，不是私自興兵，既奉千佛牒文，又有玉帝敕旨。你持著三卷天書，拐打王翳，火燒金子陵，豈不懼怕五雷轟頂。我此次下山，原有意捨命，與汝消災免禍之意。豈料爾對著我，這等大膽胡行，情理難容。」說著，手舉茶條杖，又是一杖打來。孫贖用拐打開，說道：「師叔住手。」叔陽道：「好孽障，勾開杖，你怎麼不還手。」孫贖道：「我念的是往日之情，萬般看家師面上，與師叔有一拜之誼。我的本領，師叔也知得，師叔之本領，燕人亦知得。就是當日春秋時，有你的令兄伯陽師叔，曾與我燕人鬥過法，他在紅慈谷殺主闖界，擺下一個陰魂陣，也不能把燕人來奈何怎的。今日何苦與我比並，相見甚麼高下。我連讓爾兩杖，也就是了，你不知進退，那時動手，拐下無情，莫怪燕人無禮。」叔陽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孽障，你不提起往事猶可，今既提起往事，我與你仇深似海，恨大如天。想著在春秋時，我的兄長下山，你不肯陪罪到也罷了，又以小犯大。我兄長把神仙不做，開齋破戒殺生，擺下那座陰魂陣，困住了你師徒二人。也只為你這孽障心狠，才下這個毒手。湊著你家人請南極子下山，把我兄長拿去，打了八十荊條，打落了人身，遭劫而亡。現今在紅慈谷，化為一支白鶴，獨立五百年，方轉人道。你這孽障，也想了我的兄長是你師叔，你將他來擺佈，化為蝙蝠畜生，你心上何安？你這別夫，狠毒不過，我怎肯饒你？」說罷，舉杖照頂門來打。孫贖大怒，將拐架開，隨手交還。

孫贖何等的英雄，他那兩條拐，就是兩條虯龍一般，叔陽那裡招架得住。一頓打，打得他一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在鹿背上呼呼發喘。老道暗想：「怪不得這別夫名揚天下，譽滿乾坤，仗賴著他大力拐。況如今吾與他真殺真砍，諒難取勝，何不祭了法寶傷他。」想罷，只見孫贖一拐打來，連忙側身躲避，遂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塊寶磚。此寶在深山古洞經煉多年。若拿在手，只見二寸長的大小。祭在空中，比門門還大。當下叔陽念動真言咒語，將寶磚祭在空中，大喝：「別夫，休得逞強，看我的寶貝到了。」孫贖聽說寶貝二字，舉目觀看。只見半空中祥光繚繞，瑞氣盤旋，一片紅雲，托著明晃晃一塊寶磚，有門門大小。一聲響亮，照著頂門打將來。孫贖暗想：「這妖道仗著這個物件，就敢大膽來敵吾。」遂一伸手，把杏黃旗拔將下來抵住。見來得切近，就把杏黃旗往上一指，喝聲：「還不回去，等待何時。」一言未盡，那朵紅雲，托著金磚，就不下來了。那滴溜溜的祥光，反撲黃叔陽頭上。孫

臚低頭自思：「我若點破了他的金磚回去，這一落下，把這老道就打個稀爛，於心何忍。我也就給他一個利害看看，亦不好傷他的性命。」想定主意，就把杏黃旗往旁邊一指，一聲響亮，那金磚落在塵埃地下。

叔陽見金磚反奔了自己，不能逃避，只得瞑目等死。今聽一聲響亮，那塊金磚墜在地下，方敢開眼。忙收回金磚，圈鹿舉杖，又打孫臚。孫臚大笑道：「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潑道，方才我留情饒你性命，還敢與我動手。」叔陽大怒道：「今日有我無你，有你無我，勢不兩立。」說罷，又一杖打來。孫臚架拐相迎，舞開拐法，只打得黃叔陽兩膀酸麻，招架不住。看看要敗，朱、秦二道人著忙。一個催著白額虎，一個磕開金錢豹，往前就與叔陽共戰。八位門徒在旁掠陣，見二位道人上來動手，說聲「不好，我家的師父被三個妖道圍住了。自古雙拳難敵四手，只怕師父吃虧了。我們還不動手，等待何時。」眾人道「有理。」發一聲喊，亂撒微騎，圍困上去。孫臚正當動手，聽得背後發喊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只見眾徒各持兵器，一個個雄赳赳，勢昂昂，亂奔上來。點頭自思：「雖則他們是為我而來，不知道三個道人俱有邪術，爾等此來不關要緊，反受其害。」說著，把拐後一擺，那八位門徒正要催馬，見師父的拐往後一擺，一個個不知何故，那馬住了。這個說「我的馬不走了。」那個說：「為甚我的馬戀起群來了。」眾人驚疑不止，只得在戰場盤住，看孫臚與三個道人動手，只急得各搓著兩手。見師父使開兩柄沉香拐，抵住了道人兵器。那叔陽催動梅花鹿，提起茶條杖，殺奔項門。朱惠珍磕開白額虎，舞動蓮花劍，緊攻左肋。那秦猛催動金錢豹，手舞狼牙棒，就在後攻。三位道人拚死忘生，圍住孫臚大戰。

那孫臚武藝精熟，毫光閃閃，那裡把三人放在心上。兩根拐杖，擋開了茶條杖，架過了狼牙棒，格住了蓮花劍，上下俱飛騰，真是風不透，雨不漏，猶如一片拐山。殺得三個道人，招架不及，看看要敗。朱惠珍忙把葫蘆取出。把蓋揭開，晃了幾晃，登時烈火騰空，噴將出來。秦猛把五光石托在掌中，望著孫臚打來。叔陽一見，滿心歡喜，就將茶條杖，念動真言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那茶條杖變做了一條龍，飛騰而起，張牙舞爪的直望孫臚奔來。孫臚見三個道人，各施法力，微微冷笑：「好妖道，仗著些小妖術欺壓我，若是惱一惱，管教你三人命喪無常。但我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不肯喪你等性命。也罷，不與他們鬥個利害，他們三個也不肯便罷干休。」說著，把杏黃旗拔將出來，連展三展，大喝道：「好邪術，還不與我轉去，待等何時。」一霎時間，那烈火拔轉，把道人的葫蘆燒了；祥光倒來，五光石回去，打得秦猛鼻腫臉歪；虯龍杖回撲黃叔陽，把這三個道人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忙早領五百人馬，望秦營大敗而去。孫臚用拐往後一擺，八位門徒的馬，都走動了。見三個道人大敗，孫臚父趕將下來，眾人在後，一齊亂撒微騎，趕殺秦兵。這且不講。

且說章邯、王翳、趙高、金子陵、王賁等五員大將，率領二千五百人馬，四面埋伏。他見黃叔陽敗陣，孫臚帶領人馬追趕下去。五將一齊催騎領眾，擺旗吶喊，競奔燕營而來。眼看燕營不遠，催軍前進，越趕越遠，眾將只趕得氣喘力乏，那座營盤只在目前，離有一箭多地，再也不能趕到。王翳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又是孫臚的計，弄甚麼虛玄了。」金子陵道：「不錯，莫要中他的奸計，快走罷了。」眾將聞言，連忙傳令退兵。那秦兵都是孫臚殺剩的，聽說是孫臚用計，只嚇得屁滾尿流，改頭換尾，改尾作頭，不覺亂走逃命。那蒯文通在高阜之處，見秦兵人馬入了重地，把符用火燒了。霎時間半空中打了三個焦雷，振得山嶽皆動，嚇得眾將馬上打戰。仰首觀看，對王翳道：「晴天烈日，何故雷聲？」趙高道：「不是雷聲，是天鼓響呢！」

不言王、趙問答，且說眾燕將聽得雷聲響亮，知道秦兵深入重地，一齊金鼓皆鳴，搖旗吶喊，圍困上來。秦國眾將，聽見雷聲之後，四面八方的燕兵似移山倒海圍將上來，眾將大驚失色，那裡還敢接戰，俱各落荒而走。孫臚、李叢等趕將下去，一場大殺。那二千五百人馬，傷去八九。章邯等五將，並力殺出重圍，孫臚與眾將緊緊追趕。章邯等奔走不遠，抬頭見了一座營盤。王翳道：「是那裡的營盤？」章邯道：「不好了，這是孫臚的大營，怎麼安營在這裡。」眾將抬頭一看，見轅門裡刀槍密布，劍戟如林，不敢往這裡走，轉馬望正東逃命。正走之間，抬頭一看，又見一座營盤。王翳著忙，口稱「國師，正東上誰人在此紮營？」子陵道：「又是孫臚的營寨。」章邯道：「不好了，往南走罷。」走未數里，王翳大驚道：「罷了，又有孫臚的大營阻路，怎麼去得。」就圈回馬往北便跑，暫且不提。